

秋天的色彩

□ 李志华

天气渐渐萧瑟,秋天很快就要离去,不禁开始怀念秋天,秋天是什么时候来的?

是清晨起床的一股凉意,还是夜晚归家时的寂寥街景,抑或是不经意间注意到那在阳光照射下金灿灿的树叶在空中随风飘落?

走过了热情似火的炎炎夏日,迎来了丰收季节的金色深秋,看着街道两旁本郁郁葱葱的绿色树木不知何时起开始缓缓飘落金黄的叶子,脑海中不禁想起刘禹锡的那首《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我印象中的秋天,不是落叶随风飞舞的美感,亦不是秋日凄美的遐想,而是望向那家乡的一亩亩庄稼地,映入眼帘的一片金黄色,那是象征着丰收的色彩,代表着喜悦的心情,那道美丽的景色在我眼中胜过了许多人间绝色;秋天的颜色,一定是属于农民丰收的金黄色。

犹记得小时候,在睡眠惺忪间被母亲叫醒,简单洗漱后继续躺在平板车上睡觉,耳边传来父母的交谈,言语中充满对丰收的渴望;当我矮小的身子走在布满露珠的田野间,衣服全被露水打湿,心情也变得有些糟糕起来,看着父母在辛勤劳动,自己坐在田埂间,抓撒着土坷垃,看着一片片金黄色稻穗被打包成捆,也兴奋地上前抱起几捆,装在平板车上。

迎着正午阳光,慵懒地躺在平板车里堆得高高的稻穗上,嘴里开心地哼着爸爸妈妈教的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

不来……”

时光流转,当我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每一次走进稻田干农活都会收获不同的感受,从最初的不情愿到后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我慢慢懂得了劳动的意义、知晓了粮食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踏入稻田地是高中的那个周末,本已和同学约好去游玩,当得知家中要收稻的时候,第一时间和同学说了句“抱歉”。当阳光洒入熟悉的稻田地,回想某次贪玩时跑进稻田里去抓青蛙,父母起身后未见到我的身影,焦急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而我却高兴地跳起来向爸爸妈妈大声呼喊,父母看到我身影后露出了虚惊一场的笑容。

耳濡目染之下,我早已学会了使用镰刀,收割的动作更是显得无比娴熟,清晨的一丝凉意挡不住丰收的喜悦,当我置身在金色稻田中,清涼的秋风也变成了温柔的手掌,轻轻擦拭额头的汗珠。随着朝阳缓缓升起,镰刀割过稻子,汗水洒在田埂间,所有的辛苦在看到一捆捆稻穗装满了大车后,也变成了喜悦和高兴。

如今已是暮秋,收割的季节已过,我好像好久没有回到那片充满回忆的稻田。

秋天,在诗人眼中是月下的悲欢离合,是悄然渗透心扉的寂寥;在我眼中,它却是丰收的喜悦,它的风为辛勤劳动的人民带去一丝凉爽,它的色彩带来了丰收的喜悦。秋夜虽凉,但秋天的色彩却胜过了人间百景。

(作者单位:高碑店市公安局)

□ 闫辰国

邢台,这座城市,有着 3500 年的建城史。

这座一向低调的三线城市,近期出现两名外省输入新冠病毒阳性无症状感染者。此次疫情的突然出现,让我看到太多一线人员的担当。

有些话,说出来就带了光。有些字,写下来就有了力量。是夜,远远望去,公安办公楼里灯火通明。为了与时间赛跑,千余名民警辅警几夜无眠,都熬红了双眼。我参与了对派出所的警力支援。这个派出所共有 15 名民警,辅警 22 人,是城区最早的、响当当的一级派出所。流调任务突然降

临,这个派出所不得不把有限的警力一拆为二。岁数大的民警负责接处警,相对年轻的民警集中开展流调工作。尽管他们通宵达旦、马不停蹄努力地工作着,但是在密接、次密接、次次密接这样倒金字塔式的海量数据面前,他们犹如投进大海中的一滴水,警力显然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此时,机关民警停止了手头的所有工作,二话不说支援派出所……

忽一日,分局又接到指令,环城及高速口需要上警力,我和同事原配合派出所开展疫情流调工作,此时迅速转身奔赴高速卡口开展联防联控。到了夜间,大货车如游鱼般出奇的多起来。你看吧,指挥

车辆靠停、下车测温、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登记、劝返或放行等程序一道不少。我们几个人明显感到手忙脚乱起来,大脑开始紧张,既怕车辆堵塞,又怕一时疏忽放走了不该放行的人员和车辆,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更有下半夜凛冽的寒风,吹得人筋骨瑟缩、直打寒战……工作群里,我看到在东马庄高速卡口,一对双警夫妻偶遇在一起执勤。妻子是一名交警,丈夫是派出所民警,他们不在一个单位,却被派在了一个执勤点执勤。有人偷偷为他俩拍了一张照片,还赋了一首打油诗:疫情防控责任肩,夫妻相遇在卡边,何愁邢台战无胜,牺牲小

家战疫情。

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她们不再是美丽的“天使”,而成了坚强的汉子。面对疫情,她们必须逆行而上,从白天到黑夜,再从黑夜到白天,须臾不停歇,像个陀螺忙着与时间赛跑,核酸检测……

“牛城”人民有志气,疫情出现以来,有一大批埋头苦干的人,有一大批拼命硬干的人,他们堪称是邢台的脊梁。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共克难关。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

□ 王南海

到达绍兴时,正值黄昏,小雨滴滴答答……

眼见着天色渐晚,雨又时紧时疏,心中担心绍兴那么美的风景,会隐藏在一片夜色中。去往八字桥的巷口,外面是高楼林立,学校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走过。但是,只一进了巷子,顿时安静起来。

在微暗的天幕下,青石板路上闪着幽幽的光。白墙灰瓦的建筑上,斑驳着绿色的青苔,宛若一幅自然的水墨。人们打着伞走过。沿巷子都是普通的民居,简朴的大门外,一般有一只藤椅,人们可以在茶余饭后,舒服地坐在这里看报、乘凉。而此时,一切静默着,只听得小雨滴答、滴答……

可是,巷子里依然一派活色生

香的场景,一间小屋里已经亮起灯。探头望进去,竟然是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位老人,正专心致志地为他的老主顾理发。理发的人舒服地坐着,一边理发,一边聊着天儿。尽管环境和设备简单,却不失温馨的氛围。往前走几步,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吃食,看上去琳琅满目,似乎唤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八字桥是老绍兴的代表,之所以出名是因其独特的造型,八字桥陆连三路,水通南北,有四个出口,被誉为“古代的立交桥”。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由长石条垒积而成,透过方方正正的桥洞,可以看到绿意无边、粉墙黛瓦。这座桥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仿佛像个洞穿世事的老人,具有穿越悠悠岁月的智慧,凝结着无穷的建筑之美。

踏着湿漉漉的石阶,缓缓地走到桥上去。此时绿树如荫,静默地陪伴着老桥经历人间的悲喜。走在桥的高处,此时你的眼前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是的,小雨轻弹,站在桥上看风景,不远处都是鳞次栉比的房屋,斑驳的白墙,黑色的瓦片,宛若一幅粉墙黛瓦,水墨江南的图画。房屋临水而建,人们依水而居,推开窗棂就是一袭碧水。一只乌篷船悠悠地在水边摇曳。在小河的远处,有一盏灯,明亮的光映在水面上,也随着雨滴摇曳着。

最打动我的是在那一瞬间。我沿着桥缓缓下行,石板路因为有雨,显得有些湿滑。而在我抬眼的刹那,被眼前的风景所打动。雨水把窄窄的巷子浸湿,青石板路显得更加光洁。黑色的瓦片也显得愈发湿润、温婉。在巷子的尽头,有

一泓秋波觅童年

□ 王青山

在故乡的村庄西侧,有一湾存续了不知多少春秋的坑塘,占地面积约有三万平方米,平均深度三米左右,不规则的多边形外沿,嵌在村头。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坑塘始终没有亏过水,就像人体中存储血液的脏器,时时刻刻润泽着朴实、勤劳的父老乡亲。

今年中秋节回老家团聚,天气已转凉。刚进家门,年逾古稀的母亲就高兴地对我说,村西的坑塘里又蓄满了水。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倍感诧异,简直就像断方夜谭一般。要知道,坑塘已经断水三十多年,人们早就对还原三十年前的影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可随即,内心又欣喜异常,毕竟,这里曾经承载了我童年的快乐时光。听了这个好消息,我赶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去一睹为快,就像去见一位阔别数载的挚友。

之前回家的时候,一到村口,自己就不忍心去看水塘那近乎荒凉、有些破败不堪的场景。虽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可村口这面水塘在三十年前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之而起的是野草丛生、短榆细柳、灌木纵横,人迹罕至。儿时的场景,早就尘封进了发黄的记忆,场

场童趣,只能像海市蜃楼一样偶尔在梦境中隐现。

脚步近了,眼前也豁然起来。还是那片热土,还是那方水塘。單地的杂草已踪迹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波澜不惊的清浅秋波。水面上横七竖八、参差不齐的灌木慵懶地映照着自己的影姿,在轻盈的秋风下,舒展着自己的筋骨,挺拔着错综的枝干,不舍地摒弃下丝丝秋黄,如片片孤舟,飘零波面。水面如分割开的不规则的平镜,低头就能看到斑驳树影中仿佛已被拉近距离的蓝天、白云。水质是清澈、透明的,稍微留意一下,就能看到尾尾生灵不时闪现眼前,悠闲地消遣着舒爽秋日,如同登峰造极的舞者,穿梭、逡巡于犬牙交错的树枝的罅隙之中,偶尔耐不住寂寞静谧,吐着水泡,泛着水花,给平淡无奇的意境增添一丝快意的回响。

驻足水边,印着熟稔的乡土,看着这方犹如迷失了三十载的游子又回到眼前一样的水面,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半个甲子的时光早已将自己生命的年轮推送到中年,虽然懵懂的童年岁月早已成回忆,可围绕着这方水塘的那一幕幕童年的快乐画面总是浮现在眼前。

儿时的夏季,水塘是首选的避暑胜地。特别是雨水丰沛、水量充足的时候,它是伙伴们天然的游泳

场,不分泳姿,不论熟练与否。这里成了最无所顾忌的地方,伙伴们尽情地嬉戏在水中,狗刨、扎猛子、打水仗,简单而又欢快,水面在沸腾,喧闹声也在水面上沸腾、洋溢。热闹的场景令欢快的鱼儿都会羡慕不已,却又避之不及,时常会造成肢体的触碰,却又都不以为意、秋毫无犯,都沉浸在自己的乐趣之中。在酷暑中劳作归来的大人们,在水边简约惬意地洗去一身的疲惫,勤劳的家庭主妇在水边耐心地浣洗着一身的汗衣,相互间朴实地交流着对生活的琐碎感悟和憧憬。

到了早季,水面清浅,方寸狭窄。鲫鱼、鲤鱼、草鱼、鲢鱼等各类鱼群,都在水面闪露出它们宽厚、光洁、黑红相间的脊背,不时泛起撩拨的水花,相互炫耀着,诱惑着恬淡的乡亲。身心朴实就不会贪婪。这时候,摸鱼、捉虾仿佛又成了一项约定俗成的集体活动。那个时代,人们抓鱼的方式很简单,内心也很容易满足。不用渔网,更不会竭泽而渔。只是单纯地用手抓,任凭鱼群欢腾跳跃,只要能抓到一条,就会兴高采烈地高举着跑送回家,就像得到了偌大的奖品一样,就连那一身的泥巴也沾满着收获的喜悦。随后,村庄上空就会弥漫着淡淡的鱼香,沁人肺腑,令人垂涎。正是这方水塘,丰盛着每家每户的餐桌,改善了人们简单

朴素的生活。

那时候的冬季比现在寒冷许多。每到深冬,宽阔的水面就像穿上了厚厚的棉衣一般,冻上厚厚的冰层。童年的冬天没有宅在屋里度过的,那时的伙伴们又都不约而同地上了冰面,在寒冷中寻找快乐,在快乐中获取温暖。溜冰、转陀螺、玩滑板,不一而足,冰面上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天气虽然冰冷,可我们却一个个热气蒸腾,像小火炉一样,就连冰面上也仿佛散发着层层温暖的气息。

童年已是昨日,记忆化作珍藏。该回家了,脚步也变得轻快许多。回家后,听母亲说,政府投资修葺、整飭了扬水设施和输水管道,以后就会经常性地向干涸多年的沟渠、坑塘中蓄水了,用以弥补日益沉降的地下水,改善环境,提高人们生产、生活用水的质量。听到这个信息后,我倍感振奋,倍感欣慰,这真是福泽民众的一大幸事,真心对这惠及子孙的民心工程发出由衷的敬意。

生我育我的这片热土使我依恋,可那泓在记忆中已失散多年的不时泛起层层涟漪的清浅绿波更令我神往。年轮无法回转,时光无法追溯。中年已至,自己唯愿那一泓清波能永远驻留,那一方绿水能永远守护快乐、纯洁的童真。

(作者单位:吴桥县公安局)



似是故人归乡来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局)

□ 戴振福

雨,是上苍的恩赐。无论细雨润物,还是大雨滂沱。

在过往的岁月中,我无数次与雨相逢。因为生长在北方,遇到的雨多是北方的雨。北方的雨,多是疾风暴雨或是暴风骤雨,像极了北方的汉子,脾气暴躁,风风火火,但来得快去得也快,速战速决。回忆起来,雨中时光还是很多的,但多如匆匆过客并未记挂在心,细想起来,有几次却是刻骨铭心,雨中情景竟难以忘怀。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夏季的一天下午,一场大雨把我留在了同学家里。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放学后不回家,而是背着书包去同学家玩儿。那天,我玩得忘了回家的时间。临近傍晚的时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家在村子西头儿,而同学家在村子东部,相隔一里多地,又是大雨瓢泼,家是回不去的,可家中的爸妈并不知道我在哪里,肯定是万分焦急的。我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盼望着雨停了再回家。

似乎是过了很久,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我们很震惊,急忙把门打开。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爸爸站在门口。他几乎什么也没披,紧紧攥着一块

塑料布,整个人像是落汤鸡似的,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又流进衣服里。他扫视了一下,一眼看到我,怒气冲冲地冲过来,高高地扬起了手,吓得我赶紧一缩脖子,巴掌并没有打在我的头上,而是轻轻落在我的头上,变成了抚摸。

没等雨停,我和父亲就离开了同学家。回家的路上,父亲对我说:“一下雨,看到你不回家,我和你姐一个在前街找,一个在后街找,足足找了你好一个多小时。真怕你有什么好歹。”父亲背着我,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看到街上的雨水湍急地流着,瓷片、煤渣被雨水冲出来,父亲没有穿鞋的脚一下一下踩上去,真怕扎破父亲的脚。我当时真想说句“对不起”,但可能因为害羞最终没有说出来,只是听着父亲的脚踩在湍急流动的雨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我望着西边的天空,浮云流窜,忽明忽暗。当时,在父亲的背上,我感到那么的幸福,像是坐在船上,轻轻地晃来晃去。那时,我感觉父亲的后背是那么的宽厚,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有力量。

第二次遇雨是在十几年之后的麦

雨中的时光

收时节。

北方麦秋时节,是最怕赶上雨的,偏偏那年就赶上了一次。那年的麦子是大丰收。麦子还没熟,父亲早晨或是傍晚就跑到地里,将一枚沉甸甸的麦穗放在手里搓,把搓出的麦芒吹掉,心里就只剩下了黄中透着绿的已经饱满了的麦粒,然后送入口中咀嚼,一股清香弥漫唇齿之间。

望着一望无际翻滚的麦浪,父亲心里渴望着麦子早日成熟,早日上场,早日打轧,早日收入囤中。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忙碌,麦子总算从地里运回来摊满了整个打麦场。打麦场在烈日下散发着炙人的热气,仿佛是一个大火炉炙烤着一样,但是人们的心里是欣喜的,因为越是这样越有利于轧麦子,天气越热,轧出的麦子越好。父亲望了望天,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丝风。

中午,是一天中太阳最毒、天气最热的时候,轧场开始了。拖拉机拉着碌碌压器在打麦场上一圈一圈地跑起来,像是过去的留声机,播放着欢快的丰收的歌曲。一家人站在场边上,看着拖拉

机欢快地跑着,说笑着。

两个小时之后,麦子轧好了,拖拉机匆匆忙忙地去了下一家。这个时候的拖拉机是最忙碌的,几乎连喘息机会也没有。正在这时,亮堂堂的不时反射着阳光的麦秸上有阴影飘过,几乎是瞬间,又恢复光亮。我们急忙把目光投向天空,不禁大惊失色。原来,就在人们忙于劳作时不知不觉中,天空已经由刚才的蔚蓝变成了灰蒙蒙的颜色,只见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乌云的形状像是一条长蛇,蛇头盖住了阳光,蛇身呼啦啦向远处延展。很快,乌云就布满了西部天空。

“不好,要变天。”颇有几分经验的父亲嚷道,“快,起场。”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起场”后面还有四、五道工序,而且每道工序要用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在大雨来临之前要想把轧好的麦子堆成堆是件不容易的事。一家人立刻投入紧张的劳作中,没有了说话声,没有了笑声,只有木杈与麦子之间的摩擦声,“喇喇喇,喇喇喇”,此时,空气也似乎凝固了。突然,“轰隆隆——”雷声在头顶响起,

豆大的雨滴砸了下来,打在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手中的动作反而更快了,“喇喇,喇喇”,还伴着“呼哧呼哧”喘息声。

“轰隆隆——”,又传来一声巨大的雷声。雨“哗”地一下落了下来。

雨落下来,地面一下湿,麦粒无法堆起,但我们仍没有停止手中的动作,仍然一下一下地堆着,甚至眼看着刚刚堆起的麦粒陷进泥水里。

“啊——”突然,父亲哭出了声。他眼睁睁地看见那么多的麦粒随着湍急的雨水流进了场边的水坑,他真想阻止它把麦子捧在手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水,从父亲的脸上流淌下来,早已湿透了衣服,是汗水、雨水,还有泪水。此时,我才真正知道,有时候,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是何其渺小啊。

麦子终究没有堆起来,泡在了雨水里。那一年,我家的麦秋损失惨重。父亲因此大病了一场。

父亲是坚强的,病愈后的父亲继续辛勤地劳作,期盼下一个丰收。

今年的雨季出奇的长,从九月份开始,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但缺少了那种狂躁,叮叮咚咚、窸窸窣窣中勾起了我对北方雨的回忆。

(作者单位:南皮县公安局)